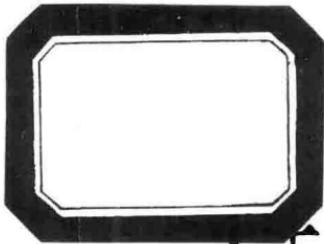


吴榕 著

CUNTOU XIANHUA CUNTOU XIANHUA



村头闲话



村头闲话

吴 瓷 著

江 苏 人 民 出 版 社

(苏)新登字第 001 号

书 名 村头闲话

著 者 吴 铭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政编码 210009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东南大学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 张 5.125

印 数 1—5000 册

字 数 108 千字

版 次 1994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1327-4/D · 230

定 价 4.50 元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序

吴象

读了吴榕同志的这个集子，不禁想起《警世通言》上边的两句话：“话须通俗方传远，语必关风始动人。”依我看，《村头闲话》之所以深深地感染和吸引着它的读者，大概就在于通俗和“关风”吧！

说它通俗是一目了然的。俚语俗言，朴实无华，既无矫揉造作，也无陈词套话，具有浓烈的乡土气息。至于说到“关风”，这是借用的词。在明代冯梦龙编纂的《通言》上，所谓的“风”，乃是指风俗教化的意思，我把它当作讽喻来讲。含蓄、生动的讽喻，富有哲理，发人深思。作者在这个集子里，或借古喻今，揭露农村工作中以往“左”的弊端，如今“左”的流毒，以及形式主义、瞎指挥等通病，切中时弊；或就事论理，从生产到生活、从经济到政治，一事一议，深入浅出，很有些意味深长的话。在作者的笔下，无论是先进的人物还是后进的人物，都是我们经常所见的。他们当中，有几十年如一日的老劳模，有勇于探索的青年，有勤劳致富的专业户，有善于带领群众前进的基层干部，也有那种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官僚主义领导，以及象陈土木娘那样尚未摆脱旧传统观念的人。字里行间，体现了作者鲜明的是非与爱憎。

作者是位长期从事农村工作又细心体察农村情况的人。收入这个集子的短文，不但反映了他经常在农村走动的脚印，而且也是他与农民群众同悲欢的写照。这坚实的生活基础，是作者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我国十亿人口，八亿在农村，虽属尽人皆知的事实，但并没有引起所有的人的足够重视。农村通俗读物之少，就是一个例证。近几年来，给广大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阅读的书籍，虽然渐渐多了起来，但还远远不能适应农村形势的发展与农民群众的需要。正在勤劳致富道路上迅跑的我国农民，不只是追求物质生活的富裕，也盼望着精神生活日益“富”起来。事实上，处于伟大变革中的农村，值得大书特书的人和事，确实比比皆是。本书的作者在《猴年说悟空》一文中写道：“但愿十亿同胞之中，多出热衷搞四化的孙悟空”。我想再添上一句：还望多出些热衷为农民著书立说的孙悟空来！

1984年12月20日

（注：吴象，国务院原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现任中国外向型经济研究会会长，中国国土经济研究会副会长）

再版的话

《村头闲话》问世之后,因为在当时是全国第一本专门为农民写的杂文集,每篇文字较短,容易看,虽印了3万6千多本,以后又加印到6万本,还是一销而空。友朋索要,也无法满足。事后工作繁忙,我自己跑农村也少了,就未再想此事。90年代初,一个偶然机会,二三文友,旧事重提,想帮助再版,谈何易哉!如今出书不是要拿稿费,而是要作者贴出版费,或帮助抵销若干本书,我等经济上力所难及,于是又搁下了。

农业、农民、农村这三农,是国家之本,但说农、写农的不算多,见诸相声等文艺作品,往往是把“阿乡”当嘲笑对象,当然也不可一概而论。此书再版,作者是敝帚自珍,但也算为农民鼓与呼,作为一种历史的记录(即使是沧海之一粟),文采谈不上,只是捧出一颗心与农友“闲话”而已。杂文界朋友包括一些前辈催我趁精力尚可,早些再版,不再拖延,朋友们甚至说,给农民写的东西,咱们赞助个千儿八百的也干。有此一“侃”,也就壮胆了。不揣浅陋,不改原貌,存历史之真,就教于广大农民和读者。

再版时,添了手头保存的1984年后的几篇短文,从中可看到农村曲折发展和推进改革的一点脉络。最后,衷心感激帮助出版的有关方面和同志,道一声:谢谢了!

吴榕 1994年春于金陵子超楼

目 录

序 吴象
再版的话 吴稼

“象样”和“不象样”	(1)
“仙水”害人	(2)
单眼不成网	(3)
村头闲话	(4)
话说沼气	(6)
力和路	(8)
以长制短 各显神通	(10)
抽袋黄烟帮帮腔	(12)
以看促干	(13)
“实际问题”	(15)
种田也要解放思想	(16)
闲话“帮忙田”	(18)
猴年说悟空	(19)
有困难 有办法 有希望	(21)
贵在专心	(22)
国泰民安	(24)
让农村充满活力	(25)
“一厘钱”精神丢不得	(26)
看得见 摸得着	(28)
眼力 精力 智力	(29)

党内团结与社会安定	(72)
不可一概反对抓阄	(73)
“惯性轨道”与“无轨电车”	(74)
从具体的事抓起	(75)
政通人和	(76)
制止对农民的不合理摊派	(78)
学会总揽农村经济全局	(80)
搞活农村经济的方针不会变	(82)
“旧藤结新瓜”	(84)
稳·富·活	(86)
正确对待先富起来的农民	(87)
富民政策	(90)
勤劳致富好	(91)
共同富不等于同时富	(93)
重商篇	(94)
手乎？腿乎？	(96)
大豆山芋的“牢骚”	(98)
有机农业	(101)
发羊财	(103)
钻空子	(104)
所谓“三子”之争	(106)
把路子走宽	(107)
鞋子合脚好走路	(108)
农业科技推广工作适应新形势	(109)
多渠道好！	(111)
走农商联营之路	(112)
“以工补农”	(113)
振兴农业的路子	(116)
无工不富	(120)
以小补大	(121)

党内团结与社会安定	(72)
不可一概反对抓阄	(73)
“惯性轨道”与“无轨电车”	(74)
从具体的事抓起	(75)
政通人和	(76)
制止对农民的不合理摊派	(78)
学会总揽农村经济全局	(80)
搞活农村经济的方针不会变	(82)
“旧藤结新瓜”	(84)
稳·富·活	(86)
正确对待先富起来的农民	(87)
富民政策	(90)
勤劳致富好	(91)
共同富不等于同时富	(93)
重商篇	(94)
手乎？腿乎？	(96)
大豆山芋的“牢骚”	(98)
有机农业	(101)
发羊财	(103)
钻空子	(104)
所谓“三子”之争	(106)
把路子走宽	(107)
鞋子合脚好走路	(108)
农业科技推广工作适应新形势	(109)
多渠道好！	(111)
走农商联营之路	(112)
“以工补农”	(113)
振兴农业的路子	(116)
无工不富	(120)
以小补大	(121)

赶江南	(30)
借才生财	(31)
开发供销人才	(32)
从抓季节想到的	(33)
提意见没有被接受怎么办?	(34)
求己与求人	(37)
化、挂、抓	(39)
芦滩兴衰的启示	(40)
风刮草塘之类	(41)
并非开玩笑	(43)
禁鸡与联合养鸡	(44)
针眼 心眼	(45)
队干部要正确对待精简	(46)
百万雄鸡过江南	(48)
读“板鸭事件”报道有感	(49)
从板鸭到老鹅	(50)
一脉相通的道理	(51)
石秀探庄的启示	(53)
蹲得深 跳得出	(55)
为什么蹲不下去?	(56)
贺细哥的锄头柄	(59)
广开师路	(60)
“鲜有败事”的秘诀	(61)
识才 用才 育才	(63)
让“马儿”跑起来	(65)
不是笑话的笑话	(66)
自说自话	(67)
有感于做调查	(68)
牛论	(70)
莫做挡路石	(71)

农村的小城镇	(123)
鱼虾相助 鱼水相依	(125)
澳大利亚拾趣	(126)
是三位一体不是三分鼎足	(129)
“不背语录不准走”（外六则）	(131)
立国之本	(133)
“小三子”不小	(135)
不要提倡多少个不要钱	(136)
访英杂拾	(137)
无锡行	(140)
华庄新貌	(142)
柳暗花明又一村	(144)
双层经营要逐步完善	(146)
“城市倾斜”——决策中要防止的倾向	(148)
从一件往事说农垦	(149)
农业上新台阶八题	(152)
请再唱一唱《国际歌》	(154)
体育场遐思	(155)
闲话之后	(156)

“象样”和“不象样”

前几天在扬中，听县委同志谈夏熟大丰收的体会，其中有两点觉得很有意思。

一是关于抓单产与抓总产的问题。全县不仅单产提高，总产量也增长很多。这是经过争论得来的。原来有少数同志只想种大田，讲究“规格”好，有“气派”；不想种零星土地，认为高岸隙地到处都种了东西，七零八落“不象样”。但是绝大多数干部和群众认为扬中地少人多，一寸土地一寸金，荒不得。结果，7000亩“十边”零星土地，竟收到了140万斤麦子，相当于去年向国家交售的夏粮总数的70%。“十边”丰收为全县大丰收锦上添花，不是不象样而是很象样，很光彩。

还有一个是治水的规格问题。当时有人主张河网化就要条条河道裁弯取直，全部搞得象鱼花塘那样方格子式，这样才美观。但大多数同志认为，这样“美”是美了，只是花的工太大，一下子做不到，还是先尽量利用现有河道，尽量少挖废土地，目的是解决灌溉和排水问题。因此虽然忙了一冬春水利，全县挖废的土地却很少，有些河道虽不是笔直的，但照样蓄水，便利灌排。

从这两件事情看来，有少数人很喜欢讲“气派”和“象个样子”。这在可能的情况下，也并非不可，但一定要看条件，不可因为追求“象个样子”而把大事误了。那样，一时看来象样，最后收成不好，使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受损失，反而不象样了。再说，有些人之所以谓“象样”，其实不一定真“象

样”。例如只种大田，“十边”抛荒了，难道会比寸土不荒、枝叶并茂更美吗？把老河道废了去挖新河，而一下子又挖不好，妨害了灌溉与排水，农作物长得不好，又有什么“象样”可言呢？

说到这里，联想到当前，增产节约运动中，有些人认为勤俭办一切事业的方针是好的，但是觉得开会不会餐，来往不送点礼品，好象太“小气”了，不象个“样子”。看来，这里也有一个“象样”和“不象样”的问题。

力求把事情做得“象样”一些，是好的。但我们衡量的标准不是表面的好看，而是对人民的事业有没有好处。凡是人民有利的事，看来也许“小气”一点，但人民会认为我们是做得很对的。因此，问题不在“象样”和“不象样”，而应该多从实质着眼，切切实实地把事情办好。有一些目前还没有条件办到的事情，就留待以后去办，而不要为了追求“象样”勉强地去办。只有这样，才会逐步地把各项工作真正做得“象个样子”，把国家建设得越来越富强。

(1959年7月8日)

“仙水”害人

“我到底是什么病呀？”陈土木娘说。

“钩虫病。”医生皱着眉回答。

“我是好人怎么会生虫？”

“可能是多吃了生水。”

“……呀！”她懂了，可不敢说出来。

去年春天，金坛县河头镇后一个小塘说出了“仙水”，听

人说：“仙水有冰片香，要有福、心诚的人才闻见。”她也连说“是香啊！”可心里想，自己牙痛，鼻子怎么也不通起来？——一点香气也嗅不到呀！不过她一心要治牙痛，就捧起塘水猛喝。冷水一激，很清凉，牙痛似乎轻了些，真是“诚则灵”，她一边念着阿弥陀佛，一面喝个不停。村干部劝她，喝生水会得病，她哪还听得进？

隔了几个小时，牙痛得更凶了。她又赶到塘边，这回是带了水桶。可是民兵们已把水戽光了。她只得拣了一块湿塘泥，说是“仙泥”，带回家去表诚心，供在供桌上。

自然，“仙水”、“仙泥”都无效，结果牙痛又添肚子痛，钩虫把她闹得面黄肌瘦，最后还是人民医生帮她解除了病痛。

陈土木娘于是懂得了迷信的害处，还是医生好，要讲科学卫生，身体才能健康！

(1953年2月7日)

单眼不成网

有个人看到别人用网捉鸟，发现鸟的头都是钻在一个网眼里的。他似乎“恍然大悟”：原来如此！既然捉到鸟的不过是一个眼子，那何必费事去结那么大的网呢？于是他就做了好多“单眼的网”，结果自然是一只鸟也捉不到。

《申鉴》上这段寓言，很值得玩味。这位创造“单眼网”的人，仅仅看到了事物的一点表面现象，就自以为懂得了一切。他忽略了局部与全局、个别与整体的关系，把一个网眼的作用孤立起来，取其一点，不及其余，结果，“独木不成林，单眼不成网”，一个线圈圈，哪能捕鸟雀呢？

笑话归笑话，真话归真话。现实生活中，又何尝没有想用单眼线圈去捉鸟的呢？有的同志，只看到农业“八字宪法”中有个“密”字，就忽视了“密”与其他七个字的关系，也不研究密植程序与土壤、肥料、气候和劳力等方面互相制约关系，一个劲儿要密，甚至说越密越好。有的地方搞“并秧”，20~30万窝秧苗挤在一亩田里，密不通风，也不透光，结果是可想而知的。还有的同志搞农业，单打一抓粮食，不管油料、经济作物和林牧副渔，也好比是一只“单眼线圈”，农村经济很难得到全面发展。这种亏我们吃得还少吗？毛主席在《实践论》里早就说了：“那些主观地、片面地和表面地看问题的人，跑到一个地方，不问环境的情况，不看事情的全体（事情的历史和全部现状），也不触到事情的本质（事情的性质及此一事情和其他事情的内部联系），就自以为是地发号施令起来，这样的人是没有不跌交子的。”（《毛泽东选集》第289页）

新鲜见解要大胆发挥，新鲜工具要大胆创造，有利于发展生产的事情都要大胆地去试验，有成效后稳步推广。但是，事先一定要有周密的调查研究，全面观察，深入分析，虚心请教，反复试验和比较，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产生“单眼网捉鸟”之类的笑话。

（1961年5月18日）

村头闲话

50年代，曾为《新华日报》断断续续写过一点“村头闲话”，无非是农村见闻，闲话几句而已。后来到处批“三家

村”，我这个“村头”虽是独家村，自然也在株连之列。近日与朋友闲话，说到俚语俗话，只要千虑一得，也可上报，于是再来闲话几句。

队不可以貌相

在江苏武进农村调查时，礼河公社党委书记小荆，带我们去看了一个北坟头生产队，粗看之下，真是貌不惊人。小塘小沟，堆头堆脑，并无“伟大”之感。但仔细一看，小塘小沟里，又是鱼，又是蚌珠；塘中一墩，栽竹放鸡，一个老汉管鸡收蛋，悠游自得。高峰种了甘蔗，收入可观。全生产队25户，户户进钱，去年每人平均收入220元。这个队不要搞什么“两基本”，有活争着干，队长说话灵。社员们称赞说：“我们的胖队长不图形式讲实惠，算盘打得精，土地水面用得好，我们就希望干部多想点，多算点，社员大家多收点。”

俗话说，人不可以貌相。从北坟头生产队看，队也不可以貌相。有些地方，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绣花枕头一包草。也有些地方，茅草丛里躲着金凤凰，需要人们去发现，去总结，花一点“解剖麻雀”的功夫，光坐在吉普车上粗粗一望是不行的。

种田与做主

前一时期，农村受极左路线干扰，生产上瞎指挥的事不少。农民不高兴，说：种田的人不做主，做主的人不种田。

春风送来了中央关于尊重生产队自主权的指示，村头地边，春意荡漾。但也有个别基层干部说：农民做主了，干部“失业”了。果真吗？不然。太仓县生产队干部和社员，向领导上提出了新的要求：一是说空话的会少开，技术指导要加

强，思想工作要多做；二是做点切实的支农工作；三是抓好跨队的农田基本建设和抗灾工作；四是多推广各种好的经营管理经验……。县社干部，觉得肩膀上是重了，而不是轻了：农民做主人，干部当参谋，做个好参谋并不简单。

解铃还需系铃人

多年来，农村里也积累了一批冤案、错案、假案。有不少是现任干部亲手办的。现在要纠正，靠谁去办呢？有人主张派工作队，有人主张上级下来办。看来都不一定好。江宁等县放手让原经手的干部，在搞通思想后自己出面处理“三案”，自结疙瘩自己解，解铃仍靠系铃人。过去路线的问题，由县委统一承担责任，双方都是受骗和受害的。疙瘩一解，团结增强，收效甚好。被冤错的同志说：以前干部在台上有台上的难处。“解铃人”说：自己出的错，自己动手改，给了我们主动权，比别人包办好。“将相和”要自己去和，才是真和。

你系过铃吗？那末，也赶快去解一解吧，去来一个真正的“将相和”吧！

(1974年4月1日)

话说沼气

前一时期，在农村调查，看到一些地方沼气办得很好，农民解决了“锅上不愁锅下愁”的问题，烧饭时不见“炊烟四起”，村子上窗明几净。有的地方还办起了沼气小发电。作社办工业的动力。但是，也有的地方，把已经搞好的沼气池废弃了，甚至丢农药药死沼气细菌，或用泥巴封死。“理由”是